

第九课 第 7 讲

最后一点，最简单的一点，领圣餐的条件和实行的问题。说简单，当把原则的问题讲清楚之后，剩下的实践问题就是一句话，按原则去做就行了。但是说复杂，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是处在共同的原则之下的实践的问题。今天基督教这个牌子下出现了那样分门别类的，甚至是异端邪说的，不就是这个问题吗？说简单多简单，都是信耶稣的。在信耶稣的这个牌子之下，就信出了那么多的耶稣，就信出了那么多的教派，就信出了那么多彼此几乎不能相容的这样一些做法。再往小处来说，即便大家都是纯正信仰、基要信仰、福音派的信仰，谁都不能否认对方的信仰。刚才我说的是在一块基督教的牌子之下。牌子下面，信仰其实完全是另一回事。再往后倒退一下，就算是谁都不能否认对方的信仰，但是未必都能承认对方的做法。这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。就拿圣礼来说，那么点水礼和浸礼两个大的派别，不说有些粉丝把它弄得极端了。这两个派别几乎谁都不能否认对方的信仰。要按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派别来说，长老会它不能否认浸礼会、浸信会。浸礼会浸信会都是受浸的，那不能否认长老会。所谓平民化的，一切都是非常随意化的。加尔文不能否认马丁路德。当然马丁路德也不会否认加文。那不是一块儿的，不是一时的。问题就在于，可是许多地方受浸的和受这个点水礼的，它真的是不能够合在一起，不能够接受彼此。更有比这个还要小的，都不涉及到洗礼圣餐的问题了。所以刚才我说了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具体的实行。领受圣餐的条件，处理圣餐问题。

关于圣餐的误解，都是一些具体的实行的问题。按理说有了一个统一的真理上的见解。实行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本着求同存异。我们应该本着我承认你的做法，虽然我不能接受，但是我不能否认你的信仰。可是既然信仰一致的话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不能因为我这家里的人，他说话带点北方口味，我就不承认他是家人吧。也不能说，这个家里的人沾染了某个地方的某些我不能接受的习气，就不承认家人吧。我不能因为你吃臭豆腐，我就闻着臭豆腐味儿我就呕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在一起，甚至我不承认。听起来似乎是笑话。但是就在这些事情上，却产生了十辈子也搞不清的问题。我为什么从大说到小？意思就是说，今天许多问题就其性质来说，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小问题。你要是先不说大先说小的话，你要是到一个地方，就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圣礼还不算鸡毛蒜皮的事了。至于一些程序，至于一些说法，至于一些做法，可以这样说吧，就在你所熟悉的教会当中

，你一定能找出几十个，甚至更多的，你所不能接受的问题、名称的问题、礼仪的问题、做法的问题等等这些。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加起来，都不能使你不承认他是你的骨肉之亲，他是你的兄弟姐妹，你当对他负完全的责任。这就是我们看待接下来要说的那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。我们说的时候，也许说了很多。我们说的时候，也许摆出了很多奇谈怪论。但是当我们说无论用了多少篇幅，记得我们说的那些都是家里的事，一家人的事。再说再说，说不到家外去。再说再说，跟外人还是有区别的。这就是讲到圣礼的具体的实行的时候，一个大前提。实际上，刚才这个思路就是解决今天教会中许许多多问题的一个思路。什么思路？当教会提出了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有的是听都没听说过的，有的简直是叫人笑掉大牙的。有人叫鼻子都气歪了的。可是所有这些，去掉那些见识上的问题，感情上的问题，想它真理上的问题，想它教义上的问题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发现了。也许你从来没见过，那是因为你没见过。并不等于说它有多奇怪。可是我们往往觉得，“多可笑吧，从来没听说过的事”。知道吗？可笑，是因为你见的少。你没听说过，是因为你没出过你那个家门。也许你走出家门之后，你会发现我们家的那些事，人家都没听说过。更大的面积上的，没听说过。这就是一个遇到教会任何地方性的问题。这个地方我不是说土地的空间的观念，而是局域的观念。而是在真理的某一个方面，由于过于执着这一个方面，而失去了对整体的认识。由于没认清整体，从而对这一个个别的问题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看法。

当说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经常说到今天改革宗的那些奇谈怪论，甚至是歪门邪道。你要是仔细分析一下，无非就是对于神的整体性，缺少一个认识。不能说完全，谁都不是完全。但是它是对一个整体性，缺少一个认识。也就是说，它缺少用两只眼睛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观念。也或者说你缺少对神的两只手，他的共同作为的性质。或者是缺少三个自由意志，互不干扰的观念。闹了半天，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那四个基本的原则的问题。这个原则，主要就是提醒大家，我们怎么样站在稍微高一点，看得稍微深一点，都是稍微。也就是说，比今天没有从这个眼光去看待问题的人，稍微。你看到了这一点，我承认你看的是对的。但是我希望你同时也看到那一点。你也看到了那一点，我希望你同时看到那一点。三个问题来了。第一个是，你看到这一点，你没有看到那一点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看到了这一点，也看到那一点。但是你没有同时。你认为它是有先后，有父子，有

因果，而没有一个同时。这样一来，三个点两个过程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现实的问题。那么现在谈的比较大的改革宗的问题，我还是说一下，改革宗没问题。改革宗今天在线对它的东西的理解，打出这个旗号要达到的目的，有问题。这个旗号有问题。但是打出旗号的人，问题各不相同。同样是一个改革宗，同样是在讲各五要义，但是有的人就不能接受另外一些人的做法。还有的人，他是那我能够接受你所说的这点，说白了同样的改革宗里头也是门类很多，也是观念很多。有的改革宗的被改革宗的人所踢出来了。改革宗的人被改革宗的人宣布“你不是改革宗”的了，这就说明一个问题。而所有这些，有的时候真的是“我跟你令这个，令那个，令不清楚。最后再往上数五代，你的爷爷，就是我的爷爷”。现在很多真理的问题，就是这样。拿刚才我所说的血统来说，拿你什么长老会、浸信会，管你什么加尔文这个亚米涅，我告诉你还没出五福呢。也就是说五代以前都是一个根下来的。我说的五福，那就是说都是一个血统。虽然这一个血统随着地区，虽然文化背景的演变，已经面目全非了。可是你得承认这个血统吧。解决问题，从血统上解决。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。

想想神创造的大自然，原来就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叫做各从其类。那么现在人们对这个各从其类，可能只有是动物学家、植物学家才有这个类的观念。一般像我们普通的人，一看着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大不相同。你很难想象它就是一样东西，有的是自然演变的结果。有的信耶稣，信着信者，在我们这些地方，信着信着就信出了这套礼仪来了，信出了这套说法来了。他们不是说从原则上去看那个礼仪，而是从礼仪上去倒推出原则来。这样一来，弄的不好，说的原则都是错误的东西了。你要问他这个原则是从哪儿来的？原则要是从真理来的。那出现错误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有的呢？原则是从礼仪上来的。你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这是我们的观念。你为有什么有这个观念？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做的。记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。从根上结出的果子，那是一回事。根据果子判断出它的根，那是另一回事。这一类的事情，伴随着门类的繁多，伴随着科学的发达，我们发现毛病越来越多，纠纷越来越多，难以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。也许有一天，人们会发现的，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，问题的根源所在，并没有增多。不管世界发展到什么程度，不管世上出现过多少语言，多少族类。也许将来会有更多的国家出现等等，这些并没有关系。要从原则上看，这个世上就两大类人，一类得救的，一类灭亡的。一类上天的，一

类下地狱的。再往根上看一看，一类跟着神走的，天父走的。一类跟着魔鬼走的。你变化再多再多，那个根儿还能有第三个根吗？无非就是神和撒旦这样两个根。而下面的东西呢，那叫他搞的那简直是没有办法说什么样的了。而且他搞的时候，是穿插在一起。绝不是说神的东西就是神的东西，魔鬼东西就魔鬼东西，当中泾渭分明。记住我说的话，神的就是神的。魔鬼的，就是魔鬼的。这个原则是不变的。但是它的存在形态，这就像世界上的好人坏人了，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。是属神还是属魔鬼，这个界限是绝对清楚。再说一遍。但是你判断，那是绝对模糊。清楚模糊，就在这里。

下面我们可以说，联系今天教会的实际，谈到在圣餐的实行过程中，有许许多多的问题。也许我们举出来的东西是分了类的问题了。听起来好像是，错的，很可笑。正确的，毫无疑问。但这些东西往当中，哗啦嗒一混的时候，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。刚才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外邦人数满了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他就觉得很难想象，怎么会一下子一刻之间，一下全都得救了？是什么东西，使他一刻之间、一瞬之间全都得救了呢？其实道理非常简单。圣经根本没说犹太人全家得救，是一刻之间，是一瞬之间。再加上一个想象，是看到耶稣来了，“耶稣来了，弥赛亚是真的，赶紧咱们都信吧”。都得救了。那个时候的信已经不再是信了。原因就在于一个理解的问题。等到外邦人数目满了之后，你会发现犹太人并没有被赶得很远，他们也回到这个家门口了，也进入这个家门了。至于说什么时候进来的，没说在满的那一刻，一声号令全都进来了。每一个人都是本着寻根问祖，回自己家，这样一个思想来了。每一个人都是本着因信称义，这样唯一的道路来了。可是如果你的理解是一刻之间的话，那就叫人非常难以想象了。甚至于假如你持守着你所说的那个亮光、那个心得，甚至说那个真理，那坚持一下，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歪的东西了。因为你撇下了其他的正确的东西。就算你是正确的，但是你撇下了其他正确的，你知道歪到什么地方了吗？那就像象像一堵墙那么歪。谁说的象像一堵墙？摸着象的那个瞎子。他摸到的是象这一点，比从书本上看来的真实的多了。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叫人笑掉大牙。象是像一堵墙，像我们家的那堵墙一样的。异端吗？恐怕你不能就说你啥都不懂。他懂，他懂得很多。而且他懂得还是很真实的亲自经历的。只不过是他是以点代替了面，以个人的经历代替了普遍的真理。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都是瞎子。摸着肚子的是瞎子，

抱着大腿的是瞎子。所以不要輕易的说“你那个瞎子，像怎么会像墙？不像一根柱子吗？”。这就是今天很多人高举着所谓的亮光，谈着所谓的领受，戴上一个真理的大帽子，产生的各种冲突。实在说来，今天的教会很多都是不能说他沒有得救的经历，不能说他沒有真理的领受。唯一的的就是他的领受，像瞎子摸象一样。对于他所领受的，他是怎么看待的，今天遍地都是这一类的瞎子。我说的遍地，就是在教会的圈子里头。在教会的圈子里头，某种意义上说，那遍地都是瞎子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今天从上、从远、从深、从根，从这些方面把各位瞎子他自己的经历，全部都纳入本属一致的一个真理。本来你摸的都是象嘛，本来我们信的都是耶稣嘛，本来我们读的都是圣经嘛，本来我们讲的都是生命之道嘛。只要你还强调能够相信这一点的话，那剩下来的问题好解决。不是让你那个瞎子接受我这个瞎子。那凡是符合真理的，凡是符合属灵意义的，你爱怎么做都行。这是第一。只要符合，我不是说不违背。只要符合属灵意义的，具体做法，再怎么做，都行。当然第二个观念来了，每当说到“再怎么做都行”的时候，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便做。越是说“怎么做都行”，你越要小心、谨慎、选择、分别。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。所谓“无所谓，哪个都行”，哪个都行，是最难的。祷告的外在的条件、时间、场地，咋都行。就因为咋都行，所以才要仔细的思考一下。理论上圣礼，只要符合它的原则。再说一遍，不是不违背。只要符合它的原则，那么应该说，咋都行。但是你看到洗礼的时候，除了那个原则，为门徒做见证，只要是门徒，就行了。可是就这个“门徒”，怎么才知道他是门徒？那就有很多了。然后做了门徒之后，再加上门徒的见证，洗礼本来是为门徒做个见证嘛。第一，我得知道你怎么样是门徒？第二，你是门徒了，我怎么为你做见证？在什么情况下，在什么范围中怎么做见证？你叼这个烟卷上去，我能不能为你做见证？这些是讲过的事了，同样圣餐也是这样。

理论上说纪念主。只要你是纪念主的，都可以来领圣餐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圣餐和洗礼挂钩不挂钩啊？应该说大部分的教会，都是把这二者挂钩的。沒有受洗的，别领圣餐。大部分都是这样。可是你要从符合它的原则来说的话呢，洗礼和那个原则纪念主，它有着硬联系吗？它有着必然的联系吗？沒有洗礼就不能来纪念主吗？这就是我举个例子，还没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两个圣礼二者之间的关系。如果两个圣礼都是在符合原则的情况

下进行，它们是一致的，它们是互通的。那就是说，第一个圣礼它确实确实反映了他是门徒。第二个圣礼确实确实是门徒来纪念主。它们就应该是互通的，没有任何矛盾的。但是如果这两个当中，有任何一个偏离了一下标准，那么它们相连的时候，就好像螺丝和螺丝帽一样。从理论上说，这个螺丝，八个丝九个扣。那就说那个螺丝帽是多大的，这个螺丝是多少的。如果是加工绝对精致的话，配在一起的时候没什么问题的。我告诉你。如果加工绝对都是准确的话，准确到几何性质的准确。你今后施工的时根本用不着钳子，更用不着扳子，根本用不着这些东西。有手指头就行了，弄进去就行了。为什么我们那里需要有扳子啊？这加工不准确呗。加工不准确。有的时候扳子来不及了，干脆锤子“当”一下，扎进去了。这就是矛盾来自什么地方？加工不准确。今天教会的实行，算是施工吧。为什么产生那么多矛盾的地方？零部件加工的不准确。这就是我打从讲《信仰要道》以来，我经常说的，砖头。盖房子的问题，首先砖头。你要讲一个大道理，你要表达一个重要的命题，你先把这一个一个的词儿给它搞清楚。教会，你告诉我教会是啥？奉献，你告诉我奉献是啥？祷告，你告诉我祷告是啥？信，你告诉我信是啥等等等等。现在我们发现好多人都是很好心的基督徒，在一块儿说话的时候，那有的时候真的是鸡和鸭一样的，很难沟通。为什么呢？基本的因素不一样。你说的教会指的是房子，我说的教会指的是人。这样一来呢，你怎么沟通？你说的奉献是指的钱，我说的奉献是指的人，将身体献上。你觉得是把腰包里的钱拿出来，“那人家怎么办？”。很多都是这样。所以你一说了完全奉献，“那他吃啥？”。这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。“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心意，完全奉献的”。那我问你，“你饭吃啥？你都完全拿到教会里去了，你吃啥？”。啥叫完全奉献？我先把我的奉献上去了。奉献，如果你说一个奉献箱的话，我告诉你不是把我的钱放到奉献箱里去。是我人带着钱一块一块跳到奉献箱里去了。假如奉献的观念是个奉献箱的观念。什么叫完全奉献？不是这个东西完全奉献。那我指什么？他的奉献观念不对，是我整个跳进去了。我该咋吃咋吃，该咋用咋用。怎么用？都在奉献箱里用了。我花钱是花的神的钱。所以说，很多东西产生那个毛病，就是因为你那个基本的原件，我说到了你那个砖头，都没搞清楚。现在跟很多人交往的时候，就是说不清道不明。因为我们一说什么东西，那一套基本观念，渐渐的在长时间的读经，彼此沟通当中，渐渐形成这样一个观念。一个符合基本原则的，一个非常灵活，但是持守真道的观念，可是走出这个门之后，你永远不要以这个观念去

跟任何人相交往。“这很简单呀，两个百分之百呀”。这两个百分之百，说不定就把你挡在人家家门外了，至少是进门之外。“没听说过这个事情”，那怎么办？你别用这个两个百分之百。但是你把这个结论试着和他的观念能够一点点的切合。但是有一点是必须的，那就是一个一个的圣经真理，它的表述，这个还是要大家冷冷静静，不带偏见，重新看看神是怎么说的。加上这一关，如果经过一段努力，真正做到了。就是没完全做到，至少你有了观念了。不管有啥事，我打开圣经，好好的看看神是怎么说的。有了这一部分，我们就可以往下去做了。教会该怎么做？很多时候我们进入教会，在做法上产生很多矛盾。原因之一，他们不知道是应该按照神说的去做。原因之二，是他们不知道神连这些东西都给你规定得清清楚楚。原因之三，是他看过了，但是并没有看懂。用自己的理解，误解了。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经常想当然的事。

这些事情如果已经形成了一套思维方式的话，可以说对现实的很多问题，我们不能说都能够解决，至少是基本上都能解释。能解释，解决就是下一步的问题。教会，埋没了多少人才。我们说的不是人才，而就是神家里的忠心的仆人。许多时候，当年的科举，现在的神学，我几乎可以都给他对上号。现在按照这个神学你说的，跟这套神学理论不一样的，很多人就是根本不管你有没有道理，“不符合谁说的，不符合我们一贯说的”。今天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操作，希望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观念。绝对不要拿出任何一个具体的操作为标准，也不要以自己为标准，也不要以曾经使自己得过很大的帮助的为标准。标准，从理论上说，神的话语。从实践上说，那就神的话语在任何现实的教会中，它所能够起的作用，它所能够有的表现的方式。两个看起来还是头一个好。头一个好赖神的话，神的话语还有个本儿啊。那神的话语，具体的形式呢。其实就这一个本，你知道了吗，那读出多少歪歪经来的？也是很多的。这就是要和作者有亲密的关系。这是第一。要看作者他所做的这些事情。按照我们说的配套原则，作者每给你一个指令。第一，都要说明它的原因和道理。第二，都要做给你看看。配套的原则。圣经上每一个真理，一定有活的榜样在里头。除非你根本就没有看懂，没有看到这个榜样。教会，有教会的模样。没有那些机构、没有那个房屋的时候，什么叫教会？奉献，有奉献的模式。除期教会，说的非常清楚，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的东西是属于自己的。榜样已经放在那里了。可惜的是，许多人没看到这些人做的时候想的是什么，只是看

他们做的是什麼。做的是什麼？卖了田产，拿来。“那怎么可能呢？即便是真的，也是那个很穷的很落后的时代做了，现在不可能了”。你要知道，他那里头使他产生这个行动的那个思想，至今仍然是真理。没有一个人应该说我的东西是属于我自己的。如果连我都是属于神的，那还有什么属于我的呢？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那么多的行动，归纳为这样一个原则。其实那些行动的出现，都是从一个原则出现的。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没有一个人说我的东西是属于我的。谁教的？哪个老师教的？彼得也肯定不会这样教他们。那彼得也未必是这样认识的。那就是生命之使然。那就是说，他真的认识了作者，认识了作者的作为，自然而然。根据作者的作为，我的重生得救，得出了一个自然的结论。自然而然的推理。教会归根结底都是自然而然的東西，顺其自然而然的東西。读圣经，走到哪里解释圣经，里面的那个作者的原则，结合你们现在问这段圣经所要问的那个問題，自然而然的借着我的表现方式表现出来，这就是解经。带领教会，教会这件事怎么做呀？用不着看别人怎么做的，自然而然的这件事，那个原则要体现什麼东西，然后根据你们的能力和你们能够接纳、能够理解的那个范围。用我所能表达的表达出来。

我掌握了这个原则了，原则我会。如果说科学是这样，社会也是这样，圣经还是这样。一个原则的問題。我们作者他整体的意图，那么加上这些经卷在发生的时代，它要解决什麼問題。然后你拿过那些东西来，无论如何，它出不了原则。你知道圣礼是在什么时候设置的？那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。那番话，如果你自己身临其境，你应该对于作者的意图历历在目。所以你怎么去实行？我们今天的人听了两千年前耶稣所说的话，观看两千年来，在这件事上，个人的所作所为，你应该有把握。“你什麼都会啊”，没错，什麼都会。为什么？原则已经在这里头。超出这个原则的問題，连摩西都不敢说。所以西罗非哈的女儿来了，问这个事情。那个摩西只能说“我问耶和华吧”。我不是说想当然，想当然就成了拿单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既然可以和神随时随地有沟通。那就是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行。当我们说到这些之后，应该说这些具体的問題都放在一个原则下了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。这就是原则之下的自由变通。所以理解圣礼的問題，大体上就是原则加实践。原则，纪念主。谁有资格纪念主？当然是有生命的。問題是有生命的人都在纪念主吗？都想纪念主，还是想来吃一口呢？那就是按理。原则就是这两个。

第一，既然原汁原味的，耶稣说“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記念我”。記念我，知道了。怎么做？記念，你说了。谁有资格？記念啊，主和你有过生命的关系，你才記念你。跟我没有半点关系，我念你啥了？这就是说，我们必须有生命。而有生命，还需要有一个彼此认同。所以第一条，我们说的，教会接纳。你有没有生命，谁说了算？教会说了算。教会是谁啊？普世教会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刚才我说了，和洗礼的关系有的时候产生一个很微妙的关系。到底圣餐和洗礼有关系没有啊？假如螺丝钉螺丝帽都是非常严谨的话，它应该是非常清楚的。洗礼表明你是有生命的。那么你就可以来記念主。问题就是你那个洗礼，真的是合乎标准吗？按理说和礼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，要的本质。只要你有生命的，你能够来記念主，这就可以。问题是谁知道你有生命呢？那就在这里说了，借着洗礼，教会接纳。问题就又来了，一个教会和教会的观念一样不一样啊？因此说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去领圣餐？蒙恩得救的。注意，有没有那样一个形式上的承认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只要你能解释，我们好几年没受洗了，这些人都是有生命的，所以你愿意给他参加圣餐。我们互相承认，那个没什么问题的。当然了，用这种办法本身就说明工作有个缺点。就是这些人有生命，但是你还没在众人面前，为他做见证，那不是他的亏欠，那是教会的亏欠。如果他自己不愿意接受洗礼，那几乎说圣餐都可以考虑的事情。第二个就是，为的是記念主。記念和得救，那可不是一回事。得救，只要这个人得救了，啥时候他都是得救的。只要证明他得救了，一年以后施洗也可以，五年之后施洗也可以，十年之后给他施洗也可以。只要有人证明他曾经是得救的，只要证明这一点了。为什么？得救以后就不会再不得救了。但是記念主，那可不是一个恒定的状态。記念主是要有自己心意上的准备。做好了准备，才能够来記念主。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你要是没做好准备的话，匆匆忙忙到了这里。正好饼分到了，我拿过来就吃了。绝对不蒙神喜悦。所以圣经上提出的要求就是，人都应当按理吃喝。礼是什么？分成两个。一个是省察，一个是分辨。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就是若。若不按礼吃喝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领受圣餐条件的时候，下头加了个括号，那是唯一的，清楚的，带有惩戒的圣礼。按理说，礼仪就是一个外在的礼仪。有和没有，没有什么涉及到罪的问题。但是圣礼，这个圣餐可不是这样，那是圣经上清楚的说的。洗礼，你要是弄虚作假的话，没说给你什么惩戒，你本来就没得救。你骗过了这个施洗的人，然后他给你施洗了。“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”，你有啥亏损

吧？如果你不是蓄意的骗的，他问你信不信啊？我信。好，我奉圣父圣子圣灵里给你施洗。洗礼接受了，其实你根本就没得救。如果你不是蓄意的骗你，以为我只要说得救就行了。我说信意就行了，你没有什么亏损的。没什么亏损，只是为你施洗的，他是做假见证。他是亏损。所以说，那个礼仪就算是假的，没啥亏损。至于说平时我们在礼拜。礼拜，什么叫礼拜？以礼仪来拜神，那也是个礼仪。这个礼仪假的，有什么亏损呢？大家都是来做礼拜的，我也老老实实来做着，可能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别的事儿。上头讲什么，我也没听清楚，你也没拜神。那么惩罚你吧？没什么惩罚。要说惩罚就是你本来该得的福分你没得到。但是圣餐那是圣经上说的很清楚的，吃喝自己的罪。没有说你来做礼拜，不用心灵和诚实，你就你就犯罪了，没有这样。

所以圣餐，虽然是圣礼，又有它的一个独特性。就是它是带惩戒的圣礼。而且这个惩戒，圣经说的很清楚，“所以你们中间有很多，一，软弱的。二，有病的。三，死的”。这个惩戒几乎就是相当于世界上政府的惩戒了。软弱的，就像罚款。有病的，就像鞭打，就像死刑。像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特别强调按理，这个理保罗在那里说的，一个是省察，一个是分辨。大体上说，省察就是思考。有一些神学家把这个也叫做审判。有些神学家搞出了，基督徒要经历七个审判。而且都是都说好像圣经有根据。当然圣经上没那么多东西，他说的，我们每次领圣餐都是自己先审判自己。你自己审判了自己，神就不审判了。没必要去争论。圣经上没说过审判自己。但是说到要省察。这个省察和审判有相似的地方。至少审判是带着一个审查，最后做结论。你呢，你有审查的义务，你有审查的权利，但是你没有做结论的权利。省察就是好好的。一般说，我是犯罪了吗？这只是最起码的，最最起码的。我们要省察，还要省察。你今天来，你知道是来干什么？纪念主。你知道应该怎么纪念主？主要你怎么纪念？你拿出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？

第二个是分辨。分辨就是这个饼。什么意思知道吗？掰什么意思，知道吗？领，什么意思，知道吗？整个的礼仪既然你参与了，我们常说的一句话，永远不要做你自己都搞不懂的事情，永远都不要说你自己都搞不懂的话语。“主啊，我感谢你”，你必须非常清楚我为什么感谢主？你根本没有感谢之心，嘴上就要说出来了“哎呦，感谢主”，那不是好事。主不会很喜悦的。尤其是我们平时祷告的时候，所用的那些词儿，每一句我们

都应该清楚，因为那是对神说话的。圣餐中的问题，还是只要能够实现它的属灵的意义。那么，物质形式没有什么关系。洗礼有物质形式，小水、大水。圣餐也是物质形式。那就是，主要就是葡萄汁和葡萄酒的问题。至于说饼呢？好像没太大的争论。统一认识的是无酵饼。这个似乎没有啥争论的问题。问题是，要是没有饼，馒头行不行？假如有人说这个馒头是发面的、有酵的，那死面的馒头行不行？行不行？馒头和饼有区别没有？英语当中大概就没啥区别，馒头和饼。所以说，这个那，窝头也没啥区别。不过我的问题就是那是玉米面的，高粱面的问题就来了。葡萄酒和葡萄汁，这个是争论了。那么小麦的和玉米的，是不是要争论啊？还好，历史上没产生争论，大概没碰到这个拿玉米面去做圣餐饼的问题了。这个具体问题今天已经不存在了。今天要点，葡萄汁或者是葡萄酒，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。问题就是有了葡萄汁，有了葡萄酒，还会有一些物质形式的争论。到任何地方，没必要去争论。你愿意用什么就用什么。要紧的，是你用这种形式纪念主，你觉得灵里得安慰，良心不没有责备，那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已经尽上我所能，我已经拿出我最好，我已经做的是可行的了。刚才我说了，最好我后头加上个“可行”，为什么？什么叫最好？所以我加上了一个，在我可能做的范围当中，我已经用过去人说的话，问心无愧，这就可以了。神从来不看重你物质的形式，只看重你用这个物质形式来运作的时候，你心是怎么想的？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。神是灵，他看的就是灵，他要的就是灵。将来他接纳的就是这个灵。我不说没有体。但是今天一切物质形式的东西都会废去。将来就是今天留下的这个灵，加上他给你加的一个体。所以今天浑身上下唯一有一点永恒价值的，就是那个灵的问题。今天这个灵的存在是和那个体，形成了这个生命。

所以物质形式并不是很重要，但是说的礼仪、秩序确实很重要。礼仪、秩序一般就是按照主耶稣所说的，先是拿起饼来。随后当时说的是，饭后照样拿起杯来祝谢。饭前会喝杯的。但是在《哥林多前书》里头说的更明确。因为他要喝好几次的杯。《哥林多前书》说的是饭后，那就是说，先是掰开，后是流出。按照常理来说，也可以这样想。要不然倒过来了。先是流出，后是掰开。这个好像常理，不太能够接受这个问题。哥林多前书》说的很清楚了。

圣餐的祝谢，这个和洗礼的问题，似乎又有一些区别。一般洗礼，很多人很重视。觉得非要牧师、长老、德高望重。圣餐呢，好像谁都可以。

谁都可以，是的。这里说的，只要是大家有托付，个人有感动，那就可以了。大家托付给一个人。那么有圣职人员呢，就圣职人员。没有圣职人员呢？圣餐礼仪因为分的比较多，可能很多教会都是洗礼是相对集中。从真理上来说，洗礼需要的是见证。相对集中人多，而且有外邦人在那里头。圣餐呢，强调的是记念。三五个人在一块圣餐，毫无问题的。在这个时候，就不一定非得有圣职人员，或者教会的工人了。理论上说，你只要能够领圣餐，大家同意，你就可以为圣餐祝谢。这个里头没有什么资历的问题。无非就是，大家的推荐认同，你自己的感动的问题，都可以的。一般说来是照着教会的属灵次序，属灵次序不是年长年幼。属灵的年长年幼。属灵的年长年幼，也不是信主时间长短。所以按理说，在圣礼这个礼仪的问题上，姊妹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对待的。都应该按属灵的顺序，德高望重的。那么稍微接触现在各种各样的比较开放性的教会，但是又持守基本信仰的。大体上教会本着，我所在的那些教会，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下，就是说先弟兄后姊妹。或者说有弟兄不用姊妹。这个有弟兄不用姊妹，不是说有个小孩就不用大的女的。而是说在其他的。按属灵次序吗？两个人都是德高望重，都是神的忠心服侍的人。如果在同一个层次当中，有弟兄的，那当然就不用姊妹。如果说层次不一样，姊妹是一个忠心服侍神多少年的，弟兄是刚刚受洗的，那还是遵照属灵的顺序。一般说来，本着属灵的长幼的问题。最后那时间地点和前面所说的一样，什么都可以。但是要好好的选择。

关于圣餐的误解也是五花八门的。最严重的就是天主教传下来的。我们在基督教里不讲天主教了。但天主教里有传下来的变体说。它也有圣经根据，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得”。它认为这就是我的身体。先不看这个字句。第一，有没有可能？耶稣还没死呢，他的身体哪来的？那显然耶稣说的只是一个比喻。第二，就算是耶稣的身体，他又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今天的罪真的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了吗？要那样的话，全世界几十亿的人，耶稣的血洗得过来吗？说起来似乎是大不恭敬。实际上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那就属灵的意义的问题。第二，就是认为领圣餐有福。所以你犯了罪，你就不配领这个圣餐。领圣餐有福，福不是来自于吃了这个饼，喝了这个杯啦。当然也不能颠倒过来，不让我领圣餐有啥稀奇了，不就那点饼的问题吗？这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观念的问题。福，来自于有听命之福。而不是听命做了什么之福。我听命令扛了一个麻袋，你听命令拿了一

支笔，你花的力气比我大。但是我们都是忠心的仆人，因为神就叫我，我也不是扛不动那个麻袋，神就叫我把这个笔拿过去。本质在于听命，经常说到。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动作，一切的能力来自于神的话。你的顺从不来自于这个工具，不来自于这个动作，不来自于这个人。最后，关于停圣餐的。停圣餐不是惩罚。如果有罪停圣餐，绝对不能解决罪的问题。罪的问题不是从外面解决的。我们说到被掳解决拜偶像的问题的时候，曾经详细分析过这一点。停圣餐是不让你继续犯罪，不让你继续犯罪。如果你没准备好，你没有在神面前预备好自己当预备者，你自己该提醒，否则你吃喝自己的罪。让你吃，那就是让你吃喝自己的罪。如果我知道你现在吃就是吃喝自己的罪，对你的爱，就是不让你吃，而不是惩罚。就好像撒迦利亚从圣殿里出来，哑巴了。那不是惩罚，本身就是免得你继续去犯罪。